


William Trevor

山区光棍

THE HILL BACHELORS

[爱尔兰]威廉·特雷弗 著 马爱农 译

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William Trevor

山区光棍



[爱尔兰] 威廉·特雷弗 著 马爱农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区光棍 / (爱尔兰)特雷弗著; 马爱农译. — 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321-5700-6

I. ①山… II. ①特… ②马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爱尔兰-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23949 号

THE HILL BACHELORS

by William Trevor

Copyright © 2000 by WILLIAM TREVO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
AGENCY LTD.(ILA)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

© 2015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126

总 策 划:黄育海
责任编辑:毛静彦
选题策划:彭 伦
装帧设计:张志全

山区光棍

(爱尔兰)威廉·特雷弗 著
马爱农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25 字数 150,000

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700-6/I·4542 定价:28.00 元

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为这解

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莫泊桑，他的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福楼

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、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公务员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静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

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语所说：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在短篇小

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唯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为

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背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目 录

001	三人行
019	教士
036	好消息
057	哀悼
082	生意上的朋友
098	低谷星期日
111	旅人
126	圣母的馈赠
140	教授之死
163	时运不济
188	电话游戏
204	山区光棍

三人行

在斯奇勒家的台阶上，褐色的前门两旁是彩色玻璃，西德尼脱掉塑料雨衣，抖掉上面的雨水。他径自走进小小的门厅，顿了顿，用一条手帕擦去脸上的雨水，摁响里屋的门铃。他们愿意这样，西德尼有钥匙进入门厅，然后摁门铃宣告他的光临。如此他们便知道来者是谁：除他之外，没有人会摁响里屋的门铃。

“下午好，西德尼。”插销拨开，钥匙在单栓锁里转动，薇拉问候道，“还在下雨吗，西德尼？”

“是啊，越下越大了。”

“我们没往外看。”

厅里的灯亮着，除了大夏天，总是如此。

西德尼等着插销落回原处，钥匙在单栓锁里转动，然后把透明塑料雨衣挂在厅里的木钉上。

“那个，浴室嘛，”薇拉说，“都准备好了。”

“你父亲——”

“噢，他挺好，西德尼。父亲正在休息。你知道的：下午嘛。”

“我本来想今天上午来的。”

“他也希望，西德尼。十一点左右。”

“今天上午真是够钱。”

“哦，没关系，对我个人来说。”

浴室里，涂料罐、刷子和涂料辊已经摆出来了，浴缸和洗脸池用旧窗帘罩着。还有聚乙烯腻子和石油溶剂，是上星期西德尼说需要的。这会儿他意识到不应该说石油溶剂，而应该说聚乙烯洗涤剂的，后者洗刷子更管用。

“想先喝杯茶吗，西德尼？”薇拉问道，“要不要喝一杯再开始？”

薇拉颧骨突出，花白的头发染成了黑色。她不仅面容清瘦，全身各处也都很消瘦；一条海军蓝裙子紧紧抱住骨感的臀部，单色的红羊毛衫像童装的尺寸，贴在几乎没有起伏的胸脯上。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褐色的大眼睛和感性的嘴唇，眼睛毫无表情，嘴唇或许是造物主的一个恶作剧，因为薇拉在其他方面似乎毫无感性可言。

“待会儿再喝茶吧。”西德尼迟疑地说，看了一眼薇拉，好像生怕冒犯了她，“如果可以的话。”

薇拉笑了笑，说当然可以。她说，有丹麦酥皮饼，一种加了杏子的丹麦酥皮饼，昨天买的，她要把它热一热。

“谢谢你，薇拉。”

“父亲来了，他醒了。”

选的颜色是睡帽色。西德尼把它倒进涂料辊的盘子，开始往天花板上刷，从中间开始，曾经有个涂料商店的人告诉过他这样刷最好。颜色看上去是白的，但他知道不是。干了以后就会变深。最后

透出一种丝缎般的光泽，很适合浴室。

“铺瓷砖。”西德尼已经开始刷墙时，斯奇勒先生在门口说道，“也许应该铺瓷砖吧。”

斯奇勒先生清理东西——牙刷和剃须刀时，看到了洗脸盆和浴缸周围的瓷砖。有的地方瓷砖没铺好，他说。有的地方瓷砖可能有点松，有几块还裂了。乍一看注意不到，但如果慢慢地看、仔细地看，就会发现是裂的。而且浴缸周围的橡胶填料都褪色了。脏兮兮的，斯奇勒先生说。

“好的，我会搞好的。”

“不是应该铺好瓷砖再刷涂料吗？不是应该先铺瓷砖吗？”

西德尼知道老人说得对。确实应该先换瓷砖、填橡胶的，不然会搞得一团糟。一般都是那么做的。西德尼不是个行家，也没有装修过多少浴室，但觉得老爷子说得有道理。

“没关系，斯奇勒先生。瓷砖没多少，只需要换两三块。”

他想趁木结构上的底层涂料没干的时候，把新瓷砖塞进去。割掉多余的填料，再挤一些上去，这活儿不好把握，他不喜欢。以前只干过一次，是厨房的洗涤池后面。他搞定之后再给木结构上釉。

“你真是个好人的，西德尼。”

他干了一下午。薇拉端来丹麦酥皮饼和茶，以及两种不同的饼干时，没有在这儿逗留，因为他正忙着。西德尼干活是不拿钱的，他干别的活也都是这样——俱乐部里的杂事、投递传单，或在大街上派发传单，需要什么就做什么。无论什么活儿他都能干好。他需

要的不多，因为不用付房租，不缺食物，煮饭用的煤气也够。电不花钱，衣服是旧货店里淘的。

他们让他住在俱乐部楼上，那里有一间屋子。晚上，他在亭子里收门票钱，埃菲和哈利在门口守着。白天，他清理前夜留下的狼藉，记录电话留言。俱乐部里的所有设施由他随便使用，对此他很感激。西德尼今年三十四岁了，三十四岁零一个星期零两天。他第一次帮助薇拉时刚满二十岁。

在斯奇勒先生家里，他们从来不提这个。他们从来不谈论那段令薇拉和斯奇勒先生不堪回首的时光。但是，当西德尼不在那个家里，当他独自一人，在俱乐部楼上他的房间里时，他会跟自己念叨。“铠甲闪亮。”他一遍遍说，因为当时的报纸上写着：如果他想看，报纸上仍然写着。《铠甲闪亮的骑士》，占了整整一版。有时，他想哄自己入眠，便躺在那里擦铠甲，一片一片地摆出来，展开碎布，拿出擦洗剂和抛光剂。

“西德尼，今晚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吧？”够吃的，薇拉告诉他。再加一杯米就行了，她念出这个星期六的菜单：她特制的鸡肉、她拿手的沙拉、烤糕饼和一点点奶油。然后看电视剧《急诊室》，八点零五分开始。

这是一种请求，偶尔西德尼在家待到这么晚会提出来。薇拉邀请他留下来陪伴他们，西德尼发现自己在思忖；薇拉希望家里除了老父亲外还有一个人。如果他上午不来，薇拉肯定会很高兴，因为上午来了就会早早地把活干完，等不到吃晚饭，而留下来吃午饭的性质完全不同。

“我该走了。”

“哦，留下来陪陪我们吧。”

于是西德尼留下来了。他陪斯奇勒先生坐在客厅里，那里放着一盘开胃点心，是薇拉买的椒盐小卷饼。没有搭配饮料。斯奇勒先生谈起了他小的时候。

“那一大片玫瑰花都被刮倒了，”西德尼插嘴道，此刻他已站在窗前，“起大风了。”

斯奇勒先生过来看了看，难过地摇摇头。“也许根还在土里，”他说，“也许还有几棵能挺过来。”

西德尼穿过厨房走向花园。“不。”三个人坐下吃饭时他说，刮倒时根都折断了。这消息令斯奇勒先生伤心，想起了玫瑰花刚种下的时候，薇拉还是个孩子。这辈子不会再看到另一片玫瑰花在花园里长到这么大了，他预言道。他责怪自己，但薇拉说别这样，西德尼指出即使玫瑰也有完结的时候。

在薇拉特制的鸡肉和她拿手的沙拉之后，是加了无籽葡萄的烤糕饼，然后他们站在浴室门口，审视西德尼干的活儿。浴室焕然一新，斯奇勒先生说，他看到这情形非常高兴。浴室跟房子刚建成的那天一模一样。除了地板上的油地毯，那在一九五一年就有了，斯奇勒先生掐指算道。

“再铺一层漂亮的新乙烯基。”斯奇勒先生提议，薇拉说其实没多大必要。两又四分之三米长，一米宽。她今天上午量过了。“你来铺吧，西德尼？”斯奇勒先生问道，“你帮我们铺吧？”

他们知道他会的。如果薇拉挑选她想要的材料，拿回家来，

他会铺的。他给斯奇勒先生的小卧室铺踢脚板时还剩了一些胶。起风的天气，冷风从地板缝儿里钻上来，而那间卧室是在一楼。自从西德尼把乙烯基裁割了贴在踢脚板上之后，就没有问题了，只是斯奇勒先生一直没能习惯那种颜色，是橘黄的大理石色调。

“作为浴室，”他此刻声明自己的喜好，“还是颜色浅一点好，是不是？”

跟睡帽色相配，薇拉赞同道。甚至是白色，跟浴缸、洗脸池和瓷砖相配。薇拉凹陷的面颊上悄悄泛起了红晕，西德尼——非常熟悉薇拉——知道前面有那件值得期待的好事儿：挑选地板材料，重量适合浴室用的，颜色跟涂料或瓷器相配。

“你可以再等一分钟吗，西德尼？”薇拉说完立刻走开了，回来时拿着一张从玉米片包装袋上撕下来的卡片。“你帮我把涂料涂在上面好吗，西德尼？”她请求道，西德尼照办了，再次把刷子洗干净。当时他切割橘黄色乙烯基铺卧室时，那把斯坦利工艺刀滑了一下；他不得不缝了三针，还打了破伤风针。

“医院的节目要开始了。”斯奇勒先生提醒薇拉，薇拉看到西德尼摇头，大为失望。这个星期六不行，他解释说，因为他要在俱乐部值早班。

“你来了真好，西德尼。”薇拉在门厅里小声说，她每次说这话时都轻言细语。她比西德尼大，四十一了；西德尼第一次帮她时，她二十七，那时她正遭遇着不幸。

“没什么。”他说完就走了，这是他一成不变的告别辞。

*

最后他们把薇拉带进去了，因为不相信她的话，她说她在电影院的时候有人闯进了家里。他们起初是相信的，认为一切都对得上号——厨房的窗户被撞开了，滴水板上有泥巴印，门口也有，鞋子是在那儿脱掉的。四十八镑九便士不翼而飞，同时失踪的还有一些勋章和一个银质纽扣匣。薇拉回到家时，门厅和门廊的门都大敞着；斯奇勒先生那些日子被一家电器行雇去，还没有下班。他们把薇拉带走，因为觉得从厨房窗户闯入的说法有点不对头，而且外面小路上没有干泥巴印，窗台上也没有；只拿走一个纽扣匣和一些勋章，对四处摆放的其他小玩意碰也没碰，这也不大合理；还有，谁也不记得薇拉在电影院里。后来在花园里，一条狗嗅出了一只已在花园烧掉的手套的残片，还嗅出了跟楼上房间里找到的衣物相匹配的羊毛。那双手套又旧又破，却还要被烧掉，令人感到蹊跷。

所有这些在西德尼的脑海里闪过，平常他离开这座房子时也是这样。现在到俱乐部去值星期六的班还来得及，所以他不慌不忙。在室内待了一下午，此刻他感觉空气清新宜人。大风刮走了雨，呼呼地扫过光秃秃的树木，掀起一个垃圾桶的盖子，把门前小花园里的塑料花盆吹得东倒西歪。他会一直往前走，如果雨又下起来，就乘公共汽车。

“过来，安格斯！安格斯！”一个女人唤她的狗，一只波美拉尼亚狗。“风真大！”她喊着走了过去，西德尼说风确实够大的。他认